

086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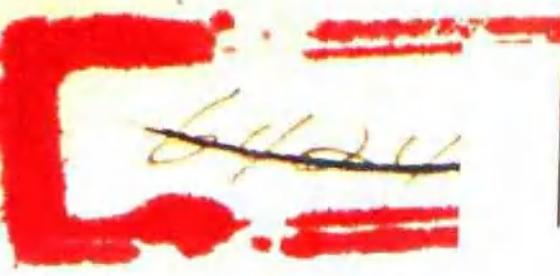
54



林大斯的大偉

行頭店李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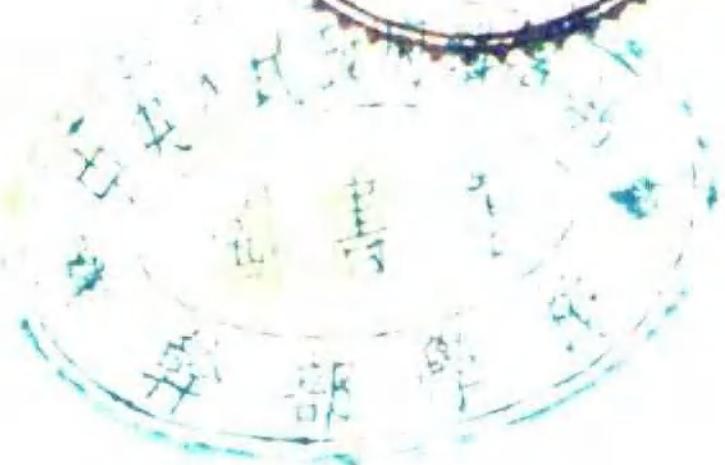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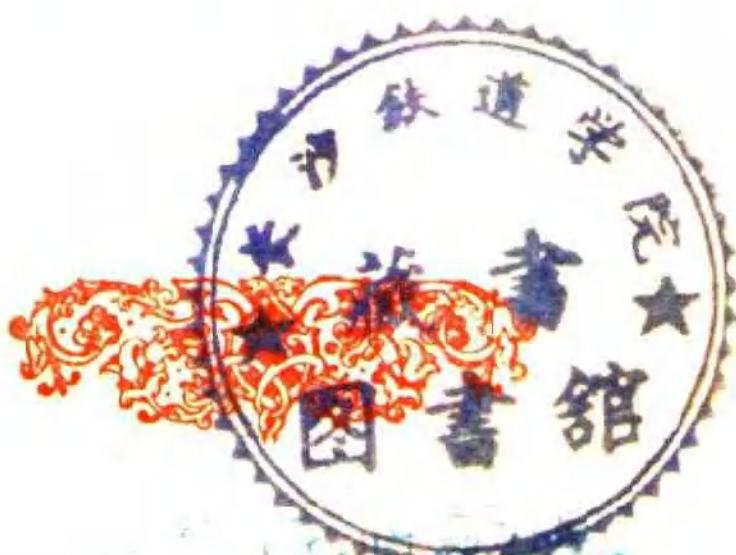




C0173242



林大斯的大偉



編輯部

店李年新

行發店李年新

林大斯的大偉

編輯者
發行者

編輯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二月

—20,000 (京1)

目 錄

- 歌唱偉大的斯大林 楊卡·庫巴拉 (一)
斯大林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E·亞羅斯拉夫斯基 (五)
一個偉大而平凡的人 雅可福烈夫 (三)
在克里姆林宮 郭甫巴克 (兒)
鼓風號匠會見斯大林 柯魯包夫 (三)
會見斯大林 巴甫連科 (三)
回憶戰爭中的斯大林 羅科索夫斯基 (參)
斯大林的小故事 麗諾馬遼夫 (九)

歌唱偉大的斯大林

孫蘇·楊卡·庫巴拉
譯作

編一個歌曲我來歌頌斯大林，
這歌曲充滿了真情和誠意，
它到處地飛翔，響亮不息，
既沒有終結也沒有邊際……
第一首歌曲我來歌頌斯大林。

同着斯大林自由自在地活在世上，
因為你溫暖、光輝，像個太陽，
他修下道路通向偉大的勝利，

讓老老少少全都歡天喜地……

同着斯大林自由自在地活在世上。

他的名字高響在民間有如歌曲，
高響在每一個工場和遼闊的田地；
有時他來訪問集體農場的茅屋，
到處跟我們一同跳活潑的環舞……
他的名字高響在民間有如歌曲。

所有的人都看見了他那蒼鷹似的眼睛，
無論在明朗的白晝或風雨的黑夜。

他拭去了我們的眼淚，鞏固了幸福，
他用過去不幸的命運預告了新的命運……

所有的人，都看見了他那雙燭似的的眼睛。

他給了我們力量，將我們帶到人間，
讓我們任意地鼓起了臉頰呼吸，
我們永遠不再向主人低頭說禮，
永遠不再讓自己的心兒感到悽酸……
他給了我們力量，將我們帶到人間。

他給時代和人民寫下了憲法，

讓宇宙因為偉大的朝陽燦爛光華，
讓自由出現在一切的土地上，
像太陽高昇在遼闊的天穹……

他給時代和人民寫下了憲法。

永遠地活着，永遠輝耀，親愛的，

像一條漲滿的河水長流不止！

我們的力量在浩蕩的奔馳中

跟着你摧毀障礙，掃除藩籬……

永遠地活着，永遠輝耀，親愛的。

編一個歌曲由我來歌唱斯大林，

這歌曲充滿了真情和真意，

它到處地飛翔，響亮不息，

既沒有終點也沒有邊際……

編一個歌曲我來歌唱斯大林。

斯大林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E·亞羅斯拉夫斯基作
張克明譯

——革命路程上最初幾步

斯大林同志於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第弗里斯省哥里城一條偏僻街道上的一座小屋裏。

斯大林同志在小學裏的同伴凡·戈果黑亞回憶說：『他們的房間是在廚房的旁邊，不足九平方俄尺。從大門口可以一直走進這個房間，沒有一層台階。地面上磚頭鋪的，一個小小的窗戶吝嗇地透進一點光亮。房間裏的全部陳設，是一張小桌子，一個小板櫈，一張平床，這張床，像一隻

單峯駱駝，鋪着「契洛比」——草墊。」（『外高加索老工人們談偉大的斯大林』第八頁，一九三七年）

斯大林曾在這幢小屋裏度過了他的童年，每年來拜訪這座小屋的成千上萬的人們，都深深地感動了。他的雙親是窮人。他的父親維薩里翁·伊萬諾維奇·朱加施維里，是一個皮鞋匠，曾在阿得爾漢諾夫工廠作工很久，有一個時候曾在自己家裏從事修理皮鞋。拜訪這幢屋子的人們，現在仍可以看到保存下來的維薩里翁·伊萬諾維奇·朱加施維里的『生產工具』：一個陳舊的、戳着許多孔的椅子、楦頭、小鉗。斯大林同志的母親葉卡德林娜·格奧吉也福娜·格拉扎，是個勤勉的婦人，她須得不倦地工作。爲了彌補自己窮困的家庭，她迫不得已地當過日工。所以，斯大林同志在幼小的童年時代，便懂得了貧困。他從自己的周圍看到了工人的窮

苦、農民的貧困，對被壓迫階級的同情很早就在他底內心覺醒了。

斯大林同志童年時代的朋友們在他們的各式各種的回憶裏說到他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好學的孩子，是孩子們愛戴的人。他在七歲的時候開始學字母，而在八歲的時候便會閱讀了，最初他閱讀喬治亞文，後來讀俄文。從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四年，他在哥里城的一個教會學校裏上學，他像列寧一樣，讀書很用功，是一個『高材生』。不論是在功課或者遊戲上，他都是第一；他是各種遊戲的頭兒，出色的同伴，同學們的愛戴者。他愛好閱讀、繪畫和歌唱。

斯大林同志還在學校裏求學的時候，他便時常和工人及農民談話，為他們解釋他們的貧困情形的原因。斯大林同志小學時代的同伴 T·И·葉里薩只達施維里說：有一次，在路上，他們走到在田裏休息的農夫們跟前。

『斯大林同志看見一個農夫狼吞虎嚥地吃著窩窩頭，就問道：

「你爲什麼吃得這樣壞呢？你自己耕種、鋤草、收割。這就是說，你是可以過得好點的。」

這個農人回答道：

「收割雖然是我們自己，但要給衙門納稅，要給教堂納捐。我們還有什麼留下來的？」

這樣，談話便開始了，斯大林同志便在談話的過程裏，一步一步地解釋，爲什麼農民的生活過得很壞，是誰在搜括他們，誰是他的朋友，誰是敵人。他說得如此清楚和動人，以至於農人們要求他再去和他們談談。』

(『外高加索的老工人們談偉大的斯大林』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

已經是在很早的年代，還是在教會學校的時候，斯大林同志的批判的

智慧、革命的情感便已覺醒了。那時，他研究了達爾文學說，而成為一個無神論者。

『我談到了上帝』，斯大林同志的同學Г·格魯爾幾結說：『約瑟夫聽了我的話，沉默了一會答道：

『你知道嗎，那是騙我們，上帝是不存在的……』

這些話使我大吃一驚。任誰那兒我也没有聽見過這樣的話。

『索索，你說什麼？』

『我給你看一本書，從這書裏，你可看到世界和生命的構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關於上帝的言論，只是空洞的廢話。』——約瑟夫說。

『那是怎麼樣的一本書呢？』我感到興味了。

『達爾文。這是必須閱讀的。』約瑟夫堅決地回答道。』（『外高加

索老工人們談偉大的斯大林」十八頁至二十頁）

斯大林同志在教會學校裏的同學，萬諾·吉茨霍維里，回憶學校歲月時說：

『春天秋天的每個星期日，我們總是到城外去玩，我們最喜愛的地方是哥里茲伐里山坡上的一塊小空地。』

在哥里小學校的歲月是過去了，它也帶走了我們的童年閱歷和幻想。

在高級班裏，我們開始讀喬治亞的文學，但却沒有指導我們發展和給我們思想以確定方向的教師。那時，我們最喜歡閱讀却夫却伐則的「俠盜卡可」一詩。卡茲別克的主人公激起了青年人心靈中熱愛祖國的情感，從學校裏畢業出來的時候，每人都帶着這樣的一個思想：「我要爲自己的祖國服務」。但是，應該用什麼來表達這個服務，就沒有人能够具體地說出

來了。」（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東方的曙光』）

年青的斯大林在哥里的教會學校中不僅接觸了達爾文，他的初步認識馬克思思想也是在這個時期的。

斯大林同志於一八九四年哥里學校畢業，並得了獎狀。學校畢業後，他進入了第弗里斯城的一個正教中學。

正教中學中的規矩，對於青年斯大林很難合得來。這是一所閉塞的學校，學生們住在這裏面，就像隔着一道高牆似的。修士、教師竭力給他們灌輸：他們應該尊敬上帝、沙皇、教堂、私人財產。每天，像修道院裏那樣，在一定時刻鳴鐘召集學生們去禱告。主要的課目是神學。例如，他們給學生出這樣的作文題目：「瓦洛莫夫的驃子講什麼話？」他們並組織了對學生們的監視制度，用這種密探的全部制度把他們束縛起來。

這種壓迫人的、死氣沉沉的教堂監督會戕害了許多人。所以，這些正教

中學裏便出了沙皇和僧侶的不少的忠實奴才，不少的真正極端反動的傢伙。

但是，正教中學和教會學校裏也曾出了不少革命家。我們可以記起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字，克次霍維里、次哈卡雅的名字來。勞動羣衆的困苦使他們起來反抗當時的制度，在閱讀了學生們的禁書的影響下加強了他們的革命情緒。此外還有：教會學校、正教中學和別的沙皇學校裏實行的那種對於青年智慧的壓迫，也激起了反抗的情緒，迫使他們去尋找逃出這個苦重氛圍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自己便述說過，正教中學曾如何地影響了他。一九三一年

十二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在和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中說過：

『在正教中學裏是有着一套愚弄人的制度和狡猾的方法的，由於

反抗這些東西，我願做而且確實地做了一個革命家，擁護真正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的人。」（一九三六年，《列寧與斯大林》第三冊，五二七頁）

十五歲時，年輕的斯大林同志，便和馬克思主義者取得了聯繫，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我從十五歲起，——斯大林同志和路德維希的談話中說——就參加了革命運動，當時我便和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地下小組發生了聯繫。這些小組對我會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引起了我對於地下的馬克思主義讀物的興味。」（同前）

當時，在第弗里斯，獲得馬克思主義讀物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一九三八年聯共（布）中央宣傳工作者評議會上，斯大林同志曾